

夷

堅

志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耽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柰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即服又探袖

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
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
困厄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
君相從又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
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
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
少異怏怏自失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
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
門歷福建路鈴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

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鄂州
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九矣略
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
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
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穢氣邢慘然語
旁人曰藥丹旣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予弟
景裴官襄陽及見之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鎮稅

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
願貸錢五萬爲行裝約終任償倍息李如其數
假之高既滿任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辦宰相
去遠彼未必來索姑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
塗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李爲黃州巡轄官方
晝倦卧見高妻披騾皮來拜堂上云負公家錢
久今來奉償未及荅徑趨馬廐李驚覺廐卒報
馬生北騾往視之正卧母旁未能動李咨歎良
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那至此若

果縣君也。盍起行，應聲跳躍，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騾，不忍乘。外人或欲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爲高縣君云。

李遇與鬼鬪

無爲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旣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傍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然才仆即起，已散復合。

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搗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昏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即就其處招鬼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爲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漢陽學生潘秀才晚醉出學前臨荷池欲采蓮
而不可得見婦人從水濱來行甚急問潘曰日
已暮何爲立此潘曰汝爲誰曰東家張氏女也
今夕父母並出心相慕甚久良時難失故來就
君潘大喜携手同入自是旦去暮來未兩月積
以羸悴同舍生扣其由祕不肯荅學正張盥苦
詰之乃具以告張曰子將死矣彼果良家女焉
得每夜可出又入宿學中此非鬼即妖若欲存
性命當爲驗治潘懼而求教張取針串紅線付

之使密施諸衣裾上是夕用其策明日一學人
分道遍訪僧坊祠室或於桃花廟壁上見繪捧
香拌仙女紅線綴裙間即以刀刮去且碎其壁
怪遂不復至

周三郎

潁昌舞陽縣石柱村去縣十餘里路中素有怪
村民李順者入縣酣醉抵暮跨驢歸出門未遠
或自後呼其姓名曰我乃汝比鄰周三郎適往
縣市幹事回脚氣忽發步履絕艱苦汝能與我

共載還家當作人以報順雖醉尚亦記此
物怪不敢應亦不反顧其人怒曰相與鄰里無
人情如此吾必與汝同此驢語畢已坐于鞍橋
後順甚窘密解所服條轉手併繫之加鞭亟行
漸近家遽連聲欲下曰須奏廁順復不對又曰
汝且回頭看我言至再三順佯若不聞到家寂
寂無聲呼其子就視乃朽棺板也斧而焚之路
怪由是遂絕

漢陽石榴

紹興初漢陽軍有寡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
鄰家誣婦寘毒訴于官婦不勝考掠服其辜臨
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頌
行刑者三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旣而祝
曰我實不殺姑天若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
罪則花即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
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昭惠齋

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隻以

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
雷電以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
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
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挈中我
荅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孔勞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
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荆南劉五客
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

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吾即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汨沒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即有高

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巾
容狀華楚才入坐盤飧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
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
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
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弈棋爭先忿劉不假
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畜無一存不勝
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
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
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

爲不過効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朱砂爲孔
曰聞神至靈修敬審實何治之云問荅良久
孔誚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
耶指顧間茶已在卓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
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旣而言供與不妨少頃
蒲卓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
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妾訴勿恤也
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旣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
作法隱身仗劔伏門左夜未半黃衣果來冠服

如初徑入戶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
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
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梁統制

鄂州選鋒軍統制梁興嘗以廳前水斛竭呼舍
中卒訶問卒謝罪已而復然梁大怒欲加箠卒
曰每日滿貯水其敢慢有如公弗信願至晚一
臨視可知矣乃釋之但命輦水滿斛然後退明
日復空頗訝其異戒使謹伺之才二更一大蟒

從屋背垂首下飲頃刻而盡遽入白梁遣小校
迹其所往歷歷見過江至大別山下直入深窟
中居人言此物穴居有年未嘗爲人害人亦
莫敢近也明旦梁呼帳下趙諄領數十壯卒操
勁弓傳毒矢度江又令一人登山吹笛少焉蟒
出立射殺之數夕後梁夢婦人作色言曰我
何罪於君木見殺今相從索命趨而前欲搏梁
梁大窘即與之鬪婦人不勝曰姑以大郎君爲
代未幾長子果卒諸兵死者數輩餘亦大病趙

諄懼晝夜焚香禱謝僅得免越四歲梁士漢陽人謂蟒爲山神故能報仇如是然生不能庇其軀捨江水不飲而遠戀斛中以自取禍何也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爲虎急報趙至問其

已不能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

七日後稍擗在旁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
近趙昇置空室高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
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爲人
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
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
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李方
絕命生時凶戾佞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
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

右卜事皆
梅師忠說

張尚書兒

張克公尚書夫人劉氏生三子皆不育其狀甚異一無舌一陰囊有腎十枚張公竟無子劉夫人御婢妾少恩每瞋恚輒閉諸空室不與食晚年不能飲啖十日共食米一升銷瘦骨立乃卒人以爲業報云劉氏予外姑之姊也

閻四老

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爲驢試視我打鬮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判細草和烝豆來我欲飽

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
畢復卧少頃氣絕閤平生蓋在鄉里作牙僧者

葉克已

壽昌葉克已年十歲時從其父大夫將居揚州
病赤目繼以血利久之大小便皆結塞遇一僧
曰是服藥茹毒元藏已壞今當取而下之即出
外旋判治藥十兩許携入湏以酒使服預戒其
家具浴盆以俟少焉腸胃痛徹亟踞盆有物墜
于內乃腐腸也長尺許如是者再氣息僅屬父

凡謂必死至晚忽呻呼索粥旦而履地一家驚異之俄大疽發于陰尻間穿七竅糞溺自其中出臭汚不堪聞僧曰此非俗人家所能供視當隨吾以歸既而不勝其煩復以還葉氏蓋又十年從其兄行已寓蘭溪有道人過而語之曰汝抱疾甚異吾能識之但飲我酒明日爲汝治一錢不汝索也即取酒二升與飲喜曰良醞也所釀幾何曰五斗戒使悉留之乃去明日果來燒通赤火箸刺入尾間六七寸晏然如不覺繼以

冷箸塗藥隨傳之數反又燒鐵剝烙疽上皮皆
焦落然後摻藥填六竅而存其一曰不可窒此
窒則死兄在傍不忍視掩袂而起財兩夕瘡痂
盡脫所烙處肉已平六竅皆盈實腹內別生小
腸自是與常人亡異飲啖倍於他日而所下糞
全似雞遂娶妻生子年過五十疽復發於臍下
洞腹乃死几無腸而活者四十二年世間無此
病也二醫疑皆異人云

臨安民

臨安民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
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某道人見之咨
曰吾能療此頃刻間事耳柰藥材不可得何
民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
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
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固問所須乃
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
之道人屑爲末摻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二錢病

立愈

右二事業行
已孝恭說

雞頭人

徐吉卿侍郎嘉居衢州之北三十里乾道六年
間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
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健僕或持瓦石揮擊若無
所覺良久乃沒徐之次子官于秀州數日後問
其訃正此怪見之日而徐公壽考康寧固未
怪不能爲之崇也徐公宗
人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真人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鞅鞅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咎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斬謫塵境三紀復來汝

歸休糧遂弃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
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何也剖腹取腸胃
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
及大洞大法師回風 合真人印俾度世之有
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姻事
俾遂迺志自是獨居淨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
近奔奏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
行不裹糧至中途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
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

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別圃建層樓圃人告
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携劔
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
幼女係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
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
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益恐
致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
初無疾者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覩女
亦泰然韓子扆太尉公裔官輦下嘗自書章擬

奏于天述遭遇

太上興運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

上帝嘉公恬靖無覬幸批荅云謹守千二日辨

曹賞厥功後皆應如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申照為按摩覺膏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呼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及

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
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真官符超
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
喘息徐見青雲起臯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
碧流離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
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
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
佳汝在腹食爾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
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

之大駭敬禮之欲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
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
衆疑其將羽化也旦日挈舟歸蕭山至家無疾
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
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
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
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

年也

韓侯廷
碩說

存心齋

趙曰璉與其弟居衢州肄業城內一寺榜小室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絀於春官或爲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爲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頰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爲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爲未韙璉謝曰然則何爲而可曰當命爲存心齋可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幙官爲予言

明州老翁

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門廊廳級皆如大官舍或諫其為非民居所宜怒不聽財成而翁死其子不能守先是魏南夫丞相寓城中無宅可居及罷相來歸空橐中得千萬買之家人時時見老翁往來咨歎如有恨者共以白丞相為立小室塑以為土地自是不復出

徐閱說

千雞夢

新安郡士人夢雞數百千隻飛翔廷中時方應
舉疑非沖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曰世謂雞為
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果
登科

羅頴說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閬州僧官嗜酒亡賴嘗夜半出扣
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遲奮拳堪其胃立死踰
城亡命迤邐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
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

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瘉後浪游衢州
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
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旦可乎
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
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
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
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
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
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針及

利刃曰即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
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刃斷為兩
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旦啓鉢視之
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為膜所絡
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
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
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
學醫話此事

孔都

饒州獄卒孔都素與酒家婦人游一日過其門
用他故爭門郡牙校夏生適見之明晨婦人訴
于郡夏生頗左右之孔受杖心銜其事後數日
出至水平監之東欲買酒而夏生又先在彼望
見孔入從後戶去孔徑回抵贍軍庫以私
告官官亟追賣酒人并比鄰送獄獄成釀者坐
徒刑且籍產拆屋四鄰皆均賞錢夏生亦被罪
釀者當出賞百餘千無以償至於鬻其女不勝
怨率鄰人共詣東嶽行宮具訴孔夏私隙遷怒

破其家祈神爲主是日孔在家忽震恐不自持呼妻子及里人聚坐過夜半乃言遭十餘人見捕賴此間黨盛今舍去矣天未曉索衫著出曰當往獄官廳是晚不還家歷五日或言有溺死於澹津湖者孔妻驚疑必其夫及廂官溺出口果也蓋孔挾一時之忿致諸家撓壞如此故神殛之云淳熙元年四月也

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

終於梁瀘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
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邛過宿瀨
川驛夢爲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
事對設二錦茵廷一侍衛肅然頃之失紫吏十
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睨眙未及
言神頷曰且易服乃退如西廡吏云王自言與
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曷爲不言王甚不樂
時曰王爲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
使英州刺史王公也其子雲今爲簡州守時始

悟與雲寶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
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茵次通叙委曲因再
拜神喜跪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
蜀踰二紀矣曩過陸使君廟留詩曰瀘州刺史
作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為警策
暨以言事得罪弃官謝世獲居于此獨恨王氏
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告吾兒時敬諾寤後
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
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為

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增秩禮命
矣時既覺兼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
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
又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
豈非代陸公爲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
記宣和六年宇文虛中與雲同在河北宣撫幕
府爲作記云

慈感蚌珠

大觀中湖州人邵宗益買蚌於市烹而剖之其

一有珠宛然成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頤衣
紋畢具觀者敬駭遂奉以歸慈感寺寺僧積藏
客至必出示葉少 作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

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
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
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一時名流屬
和甚衆曾公袞 紆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
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霄水直通方廣古靈源
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汗泥實性存隱現去來

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此寺臨溪流建炎間
兩浙提刑楊應誠與客傳玩不覺越檻躍入水
中四坐失色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杳茫之間一
索而獲葛常之
立方說

蔡郝妻妾

蔡待制之子某建炎間自金州 陽令解官避
地入蜀久之得監大寧監鹽井挈家之任妻生
男五歲女三歲矣同處一舟而蔡私挾外舍婦
人別乘一小艇日往焉常相距數里至暮或相

失妻密知之平旦遣童持合至蔡所曰孺人送
點心來啓之則二兒首也蔡驚痛如癡止棹以
須其至至已自刎矣蔡竟與嬖人之官持身復
不謹爲郡守王君所按其家多貲悉傾倒以獻
僅得免未幾亦卒郝師莊者嘗爲忠州墊江令
後寓夔府僧寺妻先亡一妾有子專家政郝生
招同寺人飲酒或指墻而笑曰此處獨無瓦又
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內乎郝信以爲然
日夕訶責其妄疑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

冤忿伺郝曉出即刃厥子且藏刀衣下郝聞變
走還及門欲入適別婢擁簪在前瞬目使去凶
妾知不可柰亦自戕婦人天資鷲忍故殺子墮
身而不憚傳記中所載或有之

郭提刑妾

政和末陝西提刑郭允迪招提舉木筏葉大夫
飲酒出家伎侑席一姬失寵於主人解逢迎客
意葉乘醉謔之曰吾從主公求汝必可得當卜
日遣車相迎姬大喜滿望信為誠說窮日夜望

之眠食盡廢遂綿綿得疾不能興傍人往視病
輒曰葉提舉車馬來未明年元夕忽自力新粧
易衣告人曰向正約今日而肩輿果來我即去
才舉步奄然而隕蓋葉君酒間戲言旋踵不記
憶此姬乃用迷著以致死二司皆在河中府時
外舅爲學官云

劉十九郎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
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曠歷洪源石村何衡

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
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
往爾遂往徑入趨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
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
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
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
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
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
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

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懼不暇取行
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
起則身乃在牀卧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
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
門而死復邀致他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
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
即日皆安予於乙志書石田王十五為瘟鬼驅
至宣城事頗相類

雷震犬

淳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
携獵犬來數日矣是日正午卧于茶卓下忽濃
雲蔽屋店中漸暗客妻出呼犬爲一青面長人
掣其手使去少頃開晴犬已死毛皆焦灼直上
屋瓦碎者甚多犬之罪無由可知然雷威亦襲
矣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夢龜告方

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者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竒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黄一斤生姜四兩搗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裏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後整骨大有神效蟠用其法果驗

田三姑

淄州人田毅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託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取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于張故居沒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欬起坐語言不倫張徃省候則其姊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昏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

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
曰此自田叔所爲非今媼過旣一家姊妹寧忍
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
上床坐叔翁者田三之季父穀慶孫者其雉子
也皆亡矣蓋群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開目變貌
作田氏音聲頤張曰知縣其爲姑來姑生前有
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
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的不差且
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復切切屏語似不欲

他人預聞良久洒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
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
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
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于廖歸明年春將祔
于劉瑩張與廖送葬宿其冢次方寒雨淒零松
風荅響皆起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
山鬼野怪假託若真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
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
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倩有禱於張旁人

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是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怪也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墨學爲樂年財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教戲之具與人或毀弃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浙驚惴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

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
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鸚鵡彫
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
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
曰何不入視我而碩竊聽滔懼即舍去又使招
其仲兒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
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
澄拱手而揖為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既不幸
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為見怪於家怖

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媼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為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媼乃蘇

氏說

聶進食厭物

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如犬鴈鼈蒜之屬唯進獨喜食父常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又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隨以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

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
闕門下復有更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
衣復曰聶進也吏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
入進殊驚悸引立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
見三人皆王者服据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
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
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
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苟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
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望孥累聚泣吏推

之身投榻上血汗從鼻出約兩斗許移時漸甦
進後由北方歸正得官淳熙元年年四十九矣
為秉義郎添監撫州酒稅自言其事

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攷圖記乃唐宋歐
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
祠客有王道入者居其旁躬洒掃事頗謹樸顛
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
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趨問何所往一

吏曰遠接新廣祐王曰敢問王何人今居何地
曰在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
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
生廉正爲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驗夢可信
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栢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練帛
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
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

不祥直以爲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一夕詹
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
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鈔錢祝曰果爲吾
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
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
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
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
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
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晁端揆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眊寄情未能諧
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被晁大喜未明索去
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辱褥
間餘血浣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間聞
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
涕而歸

水上婦人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名失其以威風峭

直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還遙見水上若婦人長
尺餘衣袂蹁躚迎舟而下泊相近容色悽慘類
有所愬及相去只尺迷不知所在疑爲偶然也
次日所見復如之其色益悲周謂必冤鬼伸吐
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倡須語言稍警惠者衆莫
測何爲旣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
此倡以言吾爲汝直須史倡凜凜改容哀且泣
音聲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某氏爲某人謀
財見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

隨錄其語密檄下彼郡捕得凶民一問具伏遂
寘諸法周表卿尚書為宜黃丞時為陳山長老
了如說而忘其名或云即茂振樞密麟之父也

張珪復生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為疫癘病者氣才絕即斂
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臨川民張珪死寘柩
于城西廣澤庵庵僧了燾夜聞撲索有聲起而
伺則張柩中也既不敢發視之隔城數里無由
得言但拱手而已良久聲息遲明奔告其家亦

不問至秋將火葬剖柩見尸乃側卧掩面衣服
盡碎裂蓋曩夕復蘇而不獲伸也吁可傷哉番
陽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嶽帝祠觸熱悶絕亟棺
厝于普通塔其事正同

張客竒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
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
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卧自述
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

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為
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羞
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
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
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
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
居售人今為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
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
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喟良

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
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
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
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
位緘于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
之結束告去邨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
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既到家徐
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
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

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
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度江婦人出曰
甚愧謝爾柰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
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
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
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
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完也

吳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

出入虧羸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
當為雷擊死二乞救護神曰受命於天不可
免也吳雖下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
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
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
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
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
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有宿惡宜加敬事也
母子至今如初

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歲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席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
廟祝畏其必獲罪強扶掖下掖之出猶回首長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檢視神像亦垂淚向未
已

龜鶴小石

王仲禮因作屋就隙地取土遂成窪池得黑石
小塊才廣二寸許汲水滌之上有白龜白鶴形
模宛然鶴之尾龜之背則純黑初謂前人染成
者稍刮磨之實然於是盛以磁器置之書案猶
未覺其異他日夕陽透牕正照鼎上二物皆浮
起於水中取出諦視元在故處復置諸水則亦
如先所見始加珍秘時紹熙甲子歲也至于乙
亥恰一紀忽焉失之

丁志十五卷終